

花开心湖归来正浓

跨界画家史春波回到母校办画展

台州传媒记者 诸葛晨展文/摄

10月18日至11月6日,花开心湖——史春波的中国画展在台州学院图书馆展出。

史春波是一位有着20年报龄的资深记者,现任钱江晚报文娱中心副主任,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。从新闻记者跨界到业余画家,他一支笔写新闻,是铁肩担道义,一支笔画内心,是信手抒性情。

今年以来,史春波将自己多年的画作集结起来,在杭州淳安县千岛湖艺术馆举办了“花开了”史春波个展,还在朵云书院·黄岩店、椒江一水美术馆分别举办了“花开永宁”“心事如花”个人画展,均引起较好的社会反响。

画展现场布置得像一个小花园,40多幅国画作品藏于繁花丛中,充满了浪漫和诗意。

以花为主题的系列绘画,让参观者沉醉于斑斓而热烈的色彩中。史春波喜欢画花,他创作了各种姿态的花,或奔放或含蓄,或热烈或平静,将“心上有花开,人生春常在”的内心感怀融于画里。虽未有专业学习中国画的经历,但他常年笔耕不辍,画作自成一格,尝试用东方的颜料和笔触,结合西方的

技法和色彩,并展示出对色彩收放自如的天赋。

史春波的画作多数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记录,比如邻居家的桌子摆着一盆好看的花,比如春节前同事送来了一盆新鲜佛手,比如下雪天看到楼下的柚子挂在枝头等,还有不乏反映台州地域文化的,如泛舟永宁江、九峰山的钟声、黄岩橘树等写意风光。

每幅画都配了相应和的优美小诗,与观众分享绘画者内心的创作情感与诗意。“希望画画也像写故事一样,多一点情趣和可读,多一点想象和色彩。”画展还展示了以史春波作品为主题的系列文创周边,吸引了现场观众的围观。

史春波告诉记者,台州之于他是第二故乡。22年前,他来到台州学院求学,随后在台州安家置业。他还说,母校有心湖,从心湖边走出朵朵繁花,而他只是其中平凡而渺小的一朵。

“能够回到母校办画展,是我的荣幸,是我向母校做的一次汇报,也是我向母校表达的一份感恩。”

心湖漾春波

包建永 / 文

初听史春波办画展,有点好奇,看过画展后,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春波。

春波的画,早在四五年前,在同事任健女士和赵宗彪先生的办公室,都看到过,给人的印象,就是才子画。

春波学画,即非科班出身,又无工作必须,他画画,无非是热爱,无非是想把心底的美好图景展现于绢帛,分享给好友。

看春波的画,心情始终是愉悦的。他的用色,都是亮丽色,都是暖色,无论是繁花似锦,还是落英缤纷,无论是春花烂漫,还是秋叶泛黄,呈现出来的都是唯美的,温暖的,不会有伤春悲秋之叹,不会有斯人憔悴之感。看他一江碧水,山水相映,小舟荡漾,任意西东,波心独钓,自在从容,传递给人的是夏日沁凉,是优游之乐,而不是寒江独钓的冷峻,傲然天地的激越。看他满山秋枫,野草昏黄,上下相连,熏风低昂,宽衣缓带,陟彼高冈,传递给人的是赏心悦目,是心旷神怡,而不是秋风萧瑟的寂寥,草木摇落的无奈。至于其他作品,如一瓶花,几丛草,数本书,皆是红绿青粉,春风扑面。

春波的职业是媒体人,他的本质却是诗人。从他的新闻作品里,可见他的铁肩道义;从他的绘画作品里,可见他的十里柔情。

春波的这份柔情,从自学绘画开始,似乎至今未变。他的画,自然是越画笔法越娴熟,着色越自然,布局越精妙,而画中的柔情和美感,还是原来那个味道。正因为如此,他的画色彩绚丽,风格统一,情感稳定,旨趣无异。

春波的画,是他内心世界最自然的流露。读他的画,就是读他的诗意世界,读他的诗意栖居,读他的最理想的生活状态。他的画,清澈如水,是写给生活的最真挚的情诗。

这首情诗,绵延不绝。它曾在千岛湖惊鸿一瞥,又在椒江一水美术馆、朵云书店、黄岩店与台州读者见面。上周,春波带着它来到母校台州学院图书馆,与学校师生和校友们分享画画的快乐。

台州学院图书馆西侧有心湖,画展便取名“花

开心湖”。风和日丽,秋光正好,湖在画中,画在湖畔。窗前屋外两相宜。

春波的画,犹如他的心,柔软的,温暖的,诗情画意的。许多人看了他的画,就喜欢上了,拍下来,设置为屏保壁纸。

我之所以这么笃定,春波的画就是他的心,是因为多年前我们一起淘过书,看过他的藏书,知道他的阅读趣味和生活情调。

我想,热爱生活的人,看了春波的画,都会心生喜悦。他的这首情诗,务必收下。



一个人划船

一个人划船,不知道划到哪。那么,划到哪,就算哪。



梦里橘乡

都说桃花源好,桃花源又在哪儿。撑着木船去找,找到梦里橘乡。

你从春风里来,春风见了你,也躲得远远的。

春风里来



新新家的花

邻居新新家的花,朋友图看到,花开得正好,她还是单身。

哪里的荷塘,哪里的风,我去找,却迷路了。

哪里来的风



哪里来的风

哪里来的风,哪里来的风,我去找,却迷路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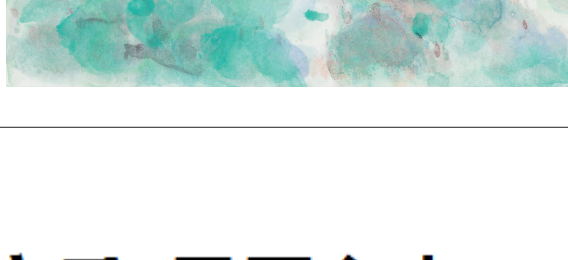
哪里来的风



哪里来的风

哪里来的风,哪里来的风,我去找,却迷路了。

哪里来的风



哪里来的风

哪里来的风,哪里来的风,我去找,却迷路了。

哪里来的风

宋韵散记

老家四川的副宰相为何到台州养老

延恩寺与杨栋墓

台州传媒记者 吴世渊 / 文

如果不是一次修路,有谁会知道,延恩寺的后山会埋着一座宋墓呢?

2022年8月,临海市涌泉镇延恩寺,施工队的挖掘机在后山平整路面过程中,掘到了一处墓穴。

考古工作者很快赶到现场。在发掘过程中,他们确定了墓主人身份——南宋参知政事杨栋。

杨栋,字元极,四川眉州青神县人,绍定二年(1229)以榜眼入仕,主要活跃于宋理宗执政时期。此前,他的生卒年不详,而今墓志的出土,解开了这一谜团——他生于庆元二年(1196),卒于咸淳六年(1270)。

杨栋的一生毁誉参半。一方面,他直言敢谏。《宋史》记载,当时有个女道士出入宫廷,无所禁忌,还善于私下里托关系,朝堂上议论纷纷。杨栋上疏理宗,说女道士与小人文交往甚密,天下人都看着,应该驱逐这样的人。理宗听从了他的建议。

另一方面,他与权相贾似道走得最近,史书称他“尼于权臣”。景定元年(1260),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独揽朝纲。他登用一些老臣,杨栋也在登用名单中。景定四年(1263),杨栋进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,拜参知政事,入宰辅之列。

然而,在景定五年(1264),一个今天看来寻常不过的天文现象,却直接断送了杨栋的仕途。这年秋七月,天空中有一颗彗星划过。杨栋说,这不是彗星,而是“蚩尤旗”——古人认为此星出,主有征伐之事。

当时,距离宋蒙之间的鄂州之战,刚过去五年,尚处于短暂的和平时期。我们无从得知杨栋为何指彗星为蚩尤旗。但他以虚幻的天象之说,预示再起兵戈的言论,显然令贾似道心生疑窦。很快,杨栋被免去了等同副宰相的官职。他的宦海浮沉,可谓成也贾似道,败也贾似道。

杨栋既是四川人,为何会葬在台州?这要从一所书院说起。

景定三年(1262),台州知州王华甫在临海东湖建了上蔡书院,请杨栋来担任书院的山主(即院长)。杨栋精通程颢、程颐的伊洛之学,称得上当世大儒,著有《崇道集》《平舟文集》,世称“平舟先生”。他欣然答应王知州的邀请,前往书院执教。

从墓志来看,杨栋四月任上蔡书院山主,六月即离任。而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,似乎令他喜欢上了台州,他认为此地风俗勤俭,适合教化子孙。于是他退休后,举家搬迁到临海。

74岁那年,杨栋去世。按他生前遗愿,本想叶落归根,葬回故乡青神,可当时的四川已被蒙元占据,只好寄葬台州。杨栋墓所在的延恩寺,则成为他的功德坟寺。

有宋一代,大臣贵戚往往申请功德坟寺,让寺中僧侣为其代管坟莹、诵经祈福。寺庵也作为家族成员岁时聚会、祭祀先祖的场所。

延恩寺,旧名涌泉寺,建于晋朝太康年间(280-289),传说,隐士任旭的妹妹曾在此建庵修行,诵读《莲经》,须臾间,有泉水从地上涌出来,并生出白莲花,故名“涌泉”。灌顶法师、怀玉禅师等高僧,都曾驻锡于此。南宋时,延恩寺已颇具规模,有田667亩,地172亩,山621亩。

杨栋升任参知政事,按照政策,能指定一座功德坟寺(或称香火寺)。听说台州有涌泉寺,他想起少年时,在家乡的青神寺也见到过“涌泉”的匾额,喜出望外,便请求理宗皇帝,能将涌泉寺赐给他,如此“万里外得之,犹吾乡矣”。理宗爽快地答应了。

像杨栋这样的高官葬在台州,地方志本该记载。不过南宋的《嘉定赤城志》修于杨栋生前,明代《赤城新志》又修于两百多年后,均未能对此记载。杨栋过世后,又过了9年,南宋灭亡。除了子孙,谁会在意一个前朝的宰相呢?终于等子孙也不再记得时,杨栋墓便深埋地底,无人问津了。

通过考古发掘,杨栋墓出土了酒具、砚台、玉佩、铜镜等40余件文物。砚台的下方,还发现一张纸片,上有文字。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一组金腰带,上刻踏路纹饰。

在宋代,四品以上的官员才能配金腰带,而根据官阶的不同,腰带纹饰与附设也作了区别。据《宋史·舆服五》记载:“三公、左右丞相、三少、使相、执政官、观文殿大学士、节度使、使文、佩鱼;观文殿学士至华文阁直学士、御史大夫、中丞、六曹尚书、侍郎、散骑常侍、开封尹、给事中并御仙花。”

此前在全国范围内出土过两宋时期金腰带的,有江西遂川北宋政和元年(1111)的郭知章墓、重庆南川南宋绍兴二十五年(1155)张侯墓、江苏苏州元大德八年(1304)吕师孟墓。这些金腰带,均是御仙花——也就是荔枝纹饰。由此可见,杨栋金腰带之珍贵。

根据文物的属地性质,这组金腰带将成临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,市民能近距离地观看到。其主人生前的权力、地位、荣耀早已灰飞烟灭,唯金色的纹饰,依然闪烁着光芒。

参考文献:《宋史》/脱脱、《嘉定赤城志》/陈耆卿、《宋代的坟墓与封建家族》/宋三平、《宋少保观文殿学士杨公弘志》/杜文甫

感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倩老师对本文的贡献

图片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



杨栋墓出土的金腰带(左)



林立 / 文

《乐队的夏天3》:无关音乐,只因心声

《乐队的夏天3》(以下简称《乐夏3》)全部赛程结束,最后决出的前五名乐队,都不是我最喜欢的。但想必很多观众和我是一样的心情:第几名真的无所谓,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唱过他们最想唱的歌,他们尽兴了,我们也尽兴了。

Nova Hear 乐队的女主唱冯海宁说得很好,大意是,参加《乐夏3》最重要的就是让那些小众的乐队站到台前展现自己,而不是站在特定人群身后。她说“希望是最大的武器”,这句话真有意思。一般来说,“希望”和“武器”好像不能并列用,希望是美好的,没有锋芒的。

但对压力很大的人来说,拥有希望,就是拥有武器。我们曾有过很多自带流量的音乐选秀或者是真人秀综艺,例如《中国好声音》《我是歌手》之类的节目,曾让很多喜欢听歌、唱歌的人为之狂热。但这些节目播到后期,总是歌手本人特质以及歌手自带的话题属性,盖过了音乐属性。他们唱的歌,也是技巧比感情多,高音比吟唱多。

简言之,观众看音乐综艺,最终是想从音乐中获得纾解、安慰、宣泄、倾诉。《乐夏3》和前两季相比,更成熟也更“圆滑”,节目组更擅长调动乐队去迎合最广大的观众审美,无形中削弱了部分乐队最锋芒的部分。也可以推测,有不少完全可以来《乐夏3》大放光彩的乐队,自觉或被动地无缘于《乐夏3》。

但《乐夏3》仍然保留了音乐——不止是节目中主

体的摇滚乐,而是涵盖了民族音乐、爵士乐、民谣、电子乐等形式的音乐的本真状态。无论观众是哪一支乐队的老粉,还是一支乐队也不认识的小白,整季节目看完,必定会因为一些歌曲落泪。

最经典的例子,就是瓦依那乐队的一首《大梦》成了刷屏热曲。这首歌总结了当代人从小到老所遇到的人生难题,总结完一个难题,唱一句“怎么办”。很多人在听到“怎么办”时就忍不住落泪,这种来自音乐的触动,是超越理性、逻辑层面的触动。

负重前行的人,有委屈的人,听到各种“我教你应该怎么办”或者“反正不能这么办”的话都不一定有触动,但看着瓦依那和嘉宾任素汐用最简单的弹唱形式,安静地听完整首歌,情绪就像泄洪一样奔涌。

瓦依那乐队用的是最温柔、最直接的方式,用音乐解放了听众的心。而我喜欢的麻园诗人和八仙饭店两支乐队,一个唱得撕心裂肺,一个声线冷淡、曲风迷幻。我听麻园诗人的《泸沽湖》《黑白色》和《彩虹微笑》时,感觉心里有一列老旧的绿皮火车突然启动,它越快越快,接近极限速度,即使零件都快散架,但一股“必须冲向黎明”的情绪支配着它。

而八仙饭店的《吞吐》《单身旅记》《青少年哪吒》《迷津》,是用模糊不清、摇摆不定、欲拒还迎表达了他们藏在旋律谜面下的态度,这种态度和硬摇滚、朋克一样的鲜明,那就是对虚伪人性的批判,对少数边缘人

的关怀,对孤僻审美的欣赏。八仙饭店让我突然发现,去了那么多次音乐节,没有特别认定乐队的我,原来最爱听的是八仙饭店这种调调。他们的风格,涵盖了布鲁斯、电子迷幻、车库音乐、摇滚等各种元素,但自成一统。

一支乐队最珍贵的就是“辨识度”,麻园诗人和八仙饭店的辨识度,都相当高。

看完节目,我在手机、车里不知又听了多少遍两支乐队的这些参赛歌曲。听完音乐,我又购买了这两支乐队一些歌曲的架子鼓鼓谱,得空就练习。打鼓时的心情,比听歌时还要丰富。

其实喜欢音乐,无论哪一种类型的音乐,无论你是纯粹的听众,或者当你从听众变成歌者或者演奏者,只要你把时间分配给音乐,时间就“不见了”。

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,在听歌、唱歌、演奏时,飞一样过去。当你意识到时间已过去,会觉得恍惚,但察觉到心里满满当当都是收获,那种快乐,搜肠刮肚,也只能用“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”来形容。

瓦依那乐队的成员“十八”形容《乐夏3》的主持人,也是三季《乐夏》的幕后推手马东,说马东就像“水”一样,让位于高处,底处的乐队都融合到了一起。我觉得马东配得上很多人的一句“谢谢”,这一声“谢谢”甚至无关音乐,只因心声。

《乐夏3》是很多观众的嘴替,唱出了当下很多普通人的心声。说不清的时候,能唱出来,是莫大的幸运。